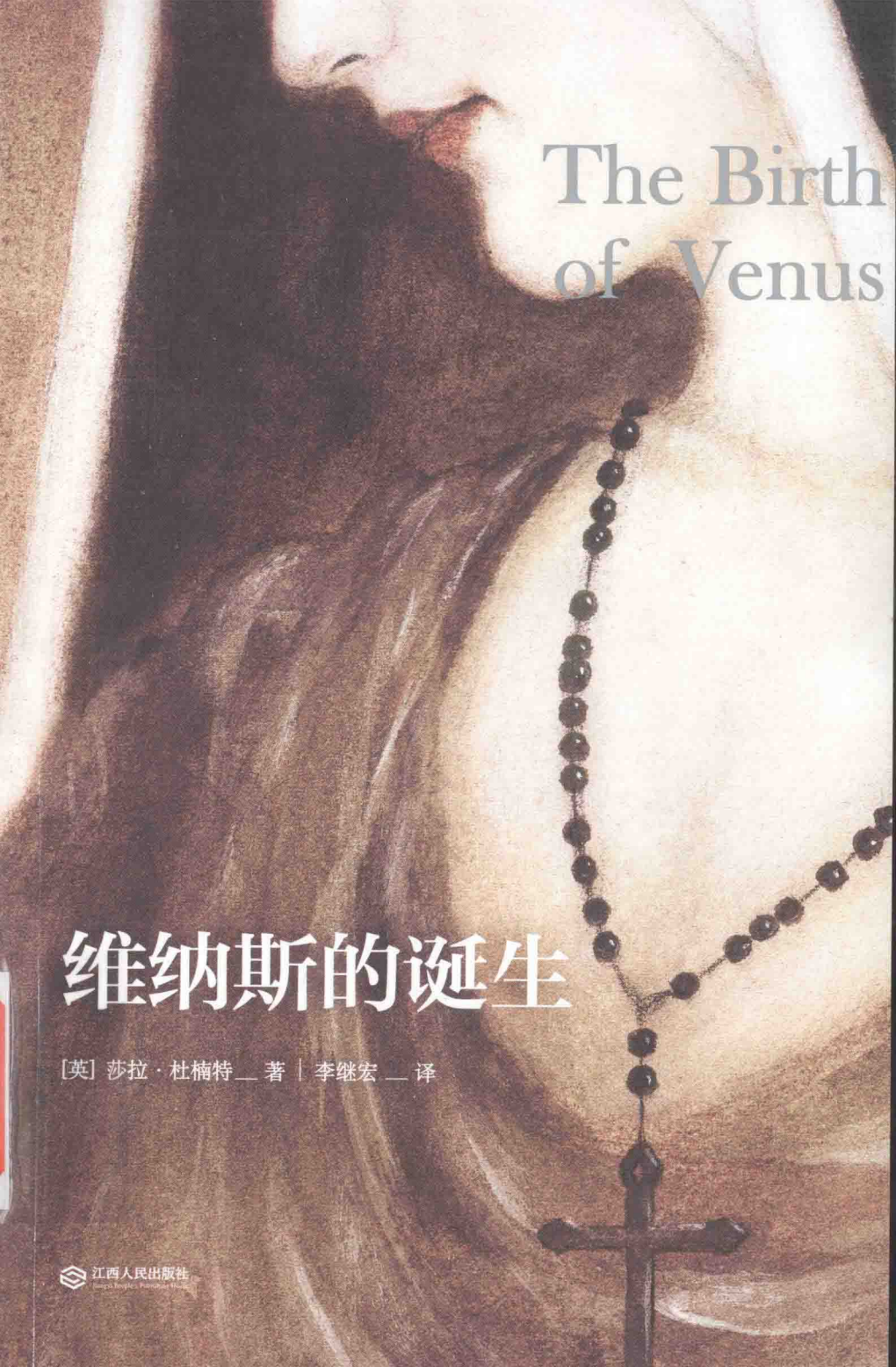




The Birth of Venus

维纳斯的诞生

[英] 莎拉·杜楠特 — 著 | 李继宏 — 译

by Sarah Dunant

[英] 莎拉·杜楠特 — 著

李继宏 — 译

The Birth of Venus

维纳斯的诞生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维纳斯的诞生 / (英) 莎拉·杜楠特著; 李继宏译
-- 南昌: 江西人民出版社, 2016.9
ISBN 978-7-210-08765-6

I. ①维… II. ①莎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07263号

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: 图字14-2016-0139
THE BIRTH OF VENUS BY SARAH DUNANT
IN THE COMPANY OF THE COURTESAN: A NOVEL BY SARAH
DUNANT
Copyright: © 2003 BY SARAH DUNANT
2006 BY SARAH DUNANT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
LTD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2016 Hangzhou Guomai Culture & Media Co.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维纳斯的诞生

[英] 莎拉·杜楠特/著 李继宏/译

责任编辑/王华

出版发行/江西人民出版社

印刷/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/2016年9月第1版

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开本/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12.75

字数/272千字 印数: 1-10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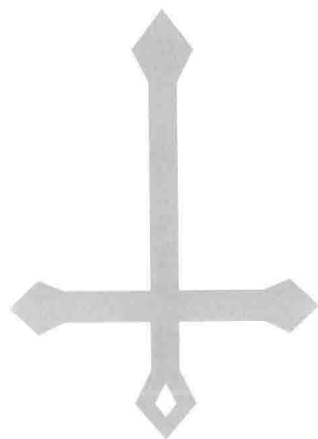
书号/ISBN 978-7-210-08765-6

定价/42.00元

赣版权登字—01—2016—535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联系021-64386496调换。



楔子

在她生前，从没人见过她裸露的身体。这是教会的戒律，修女不应该看到人类的身体，无论是她们自己的还是别人的。人们想出了很多点子来确保这条戒律不会受到破坏。在她们飘动的修道服里面，每个修女穿着长长的无袖棉布衬衣。修女们会一直穿着这件衣服，甚至洗澡的时候也不脱掉；如此一来，它既是遮盖布，也有部分擦干身体的作用，而且还可以作为睡衣。她们每月更换一套这样的衣服（在托斯卡纳地区，到了夏天会频繁一些，因为那儿闷热的空气会让她们浑身冒汗），更换时得小心翼翼，以免违反正确的步骤：脱衣服的时候，眼睛得紧紧盯着悬挂在她们床上的耶稣受难像。要是有人朝下看，也算不上犯了什么需要载入史册的滔天大罪，只要向上帝忏悔一番即可。

传闻说路克丽西娅修女第一次踏进修女院的回廊、开始她的天职生涯时，就带来了某种虚荣浮夸（据说她给教会带来的财物包括一个装饰着淫秽画像的嫁妆箱，里面填满的图书和画稿均属违反禁令的物品）。但当时修女们对这样的奢华陋习司空见惯，在修女院改革之后，清规戒律才变得更加严厉。除了可敬的院长，如今修女院的人们已经对那段历史一无所知。

院长和路克丽西娅差不多同时成为基督的新娘，但她早就对此等尘世俗事不闻不问了。至于路克丽西娅修女自己，她从未向人提及自己的过去。实际上，最后几年她根本就难得开口说话。她的虔诚毋庸置疑。随着年齿渐增，日益老迈的她显得既虔诚又谦卑。从某些方面来说，事情确实如此。即使她曾爱慕虚荣，她又能用什么来映照自己的容颜呢？

修女院没有镜子，窗户没有玻璃，人们甚至给花园里的鱼池设计了一个喷泉，喷出的水滴无止尽地落在水面上，打消了任何试图临水自赏的念头。当然，就算在最纯洁的教会里面，违反戒律的事情也时有所闻；人们不止一次发现，有些精明油滑的新来者通过先来修女的瞳孔，悄悄地察看自己的模样。但随着她们变得日渐虔诚，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少。

路克丽西娅修女似乎已经很多年没有正眼看过别人了。她坐在自己修道室里祈祷的时间越来越长，半是因为岁月流逝，半是因为对上帝的热爱，她的眼睛变得模糊起来。由于年老多病，她免于劳作；其他人在干活的时候，能够看见她坐在花园里，有时也帮忙照料那片种草药的园地。

她死前一个星期，新来的年轻修女卡米拉发现她没有坐在凳子上，而是四肢伸展躺在地面，被她吓了一跳。她包裹在修道服下面的身体因为长了肿瘤而膨胀，头巾丢在一旁，她的脸迎着午后的阳光微微仰起。这般脱掉头巾实是大逆不道，但那时她已经病魔缠身，谁都能看出她的痛苦，院长并不忍心惩罚她。当权的人离开之后，她的身体终于被人搬走。卡米拉在食堂的餐桌上添油加醋地描绘她的发现，

她说那个修女除去头巾之后，杂乱的头发像一圈光环围在头上；她的脸庞洋溢着幸福的欢颜，嘴角上挂着的那种微笑与其说是因为要升上天堂带来的欣喜，不如说更像是凯旋的自得。

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，痛苦一波接着一波，慢慢将她的生命卷去，她房间外面的走廊已经能闻到死亡的味道：里面传来阵阵恶臭，似乎她的身体已经开始腐烂。那时肿瘤已经快要胀裂，大得她再也无法坐起身来。她们唤来了教会的医生，甚至还从佛罗伦萨请来一个大夫（为了减轻病痛，裸露身体是被允许的），但她统统拒之门外，孤独地忍受自己的痛苦。

肿块不但被覆盖在衣服下面，还被包裹得严严实实。那时夏天已经来临，修道院白天如同火炉，晚上也是闷热难当，但她仍然穿着全套衣服，躺在毛毯下面。没有人知道这种疾病已经蚕食她的身体多久了。她们的修道服被设计成宽袍大袖，将任何身体形状和女性线条隐藏起来。

五年前，修道院发生了自从过去那段堕落时期以来的最大丑闻，一个从锡耶纳新来的修女年方十四，怀孕九个月，成功地把肚子隐藏得无人知晓；直到有一天，厨娘在酒窖的角落里发现了胎盘。起初，她还害怕这是某些被吞掉一半的动物留下的内脏，循着味道四处搜寻，最终在一个酒桶中，赫然发现一具婴儿的尸体，跟一袋面粉绑在一起，沉没在这供奉给上帝享用的琼浆玉液中。那个女孩本人则不见踪迹。

约莫一个月前，路克丽西娅修女第一次在早祷的时候昏倒；醒来后她们问她，她坦言左胸生了一个肿块，已然颇有些时日了；恶性

肿瘤让她的皮肤隆起，像一座小小的火山。但她从一开始就顽固地认为没有任何药物能对它生效。她跟院长进行了长谈，导致院长做晚祷的时候迟到了；自那之后，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。毕竟，死亡只是漫长的旅途中短暂的一幕；在这神圣的院子里，人们尽管害怕它，也得欢迎它的到来。

最后几个小时，痛苦和发热令她神志失常，最好的草药也无济于事。起初她曾坚强地承受病痛，现在人们能听到她像动物一样的嚎叫穿越夜空，那声音是如此绝望，以至于吓醒了住在她旁边的年轻修女。在她的哀嚎中传来几句零星的说话声，像狂暴的祈祷诗句，断断续续，时高时低，夹杂着拉丁语、希腊语和托斯卡纳方言。

又一个湿热的日子开始破晓，她终于被上帝带走了。前来主持最后仪式的神父已经离开，留在她遗体旁边的，是一个从事护理工作的修女。她回忆说，灵魂出窍的时候，路克丽西娅修女的脸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：因痛苦而扭曲的线条开始平复，皮肤变得光滑，甚至有点透明；让人回想起大约三十年前那个刚踏进修女院大门的温柔少女。

早祷的时候，死讯正式公布。

因为天气太热（这些天来气温让厨房的牛油变成液体），尸体必须尽快下葬。按照惯例，修女院会让每个修女灵魂无瑕、身体清淨地离开人世，给她穿上新的修道服，当成是庆祝这个新娘最终与其神圣丈夫融为一体的婚纱。这个仪式由玛达丽娜修女主持，她执掌修道院里的药房和管理那些药物（所以她获准在这个最神圣的时刻看见人类的身体），玛利亚在旁协助，因为这个年轻的修女最终会自己处理这项工作。她们两个会一起擦洗尸体，给其穿上衣服，然后把它搬到

小礼拜堂，在那儿摆放一天，以供修道院的其他人瞻仰。但这次没人要求她们这么做。

路克丽西娅修女似乎在生前有个特别的要求，要求人们别碰她的尸体，让她穿着那身服侍上帝多年的修道服。这至少是异乎寻常的，修女们纷纷讨论这是否属于离经叛道，但院长业已批准；要不是那天早晨接到消息，说邻近的村庄暴发了瘟疫，路克丽西娅修女的愿望毫无疑问会得到实现。

修女院和罗洛修芬纳村有一程快马的距离，然而病毒跟得上任何快马的步伐。第一个征兆出现在三天前，一个年轻的农夫开始发热，接着全身上下出现疖子，很快变得肿大、流脓；他隔了两天就死了。那时他弟弟和附近的面包师傅受到感染。那农夫前个星期曾送面粉和蔬菜到修女院，知道这个事情之后，人们猜测这邪恶的病毒来自那儿，刚死去的修女就是它的携带者。虽然院长没空理会这些无稽之谈，也知道按照那种推理，首先受到感染的应该是其他修女；但村庄供给修女院很多东西，和其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她的职责。并且不容否认的事实是，路克丽西娅修女确实死于疼痛和发热。如果她是携带者，那么人们难免认为她的衣服仍携带病毒，会隐藏在地下，并且再度爆发。

在几年前的一次瘟疫中，修女院失去了八个姐妹，院长要考虑的，不仅是言出必行，还有其辖下区域的安全。所以她非常抱歉地置路克丽西娅修女最后的愿望于不顾，命人脱掉她的衣服，将之焚毁，给尸体消毒，随后立即葬到那片神圣的墓地去。

路克丽西娅修女的尸体摆放在床上。耽搁了这么久，她的四肢

已经变得僵硬。

两个修女紧张而飞快地工作着，从果园取来修剪树枝用的手套戴上，这是修女院唯一能够提供的预防传染的器具。她们解开头巾，将其从脖子上拉开。这个已故修女的头发被汗水浸透，贴着脑袋，然而她的脸依旧带着平静的红晕，让人想起了花园里的那个下午。她们从肩膀处解开修女服的结子，然后在前面朝下剪开，把那被痛苦的汗水浸湿的布料拿走。在长着肿瘤的地方，修女服和无袖衬衣紧紧贴着皮肤，她们揭开的时候特别小心。生病的时候，她身体那个部位痛得厉害，修女们要是在走廊上遇到她，总是侧身避让，以免碰到那里，令她痛得大叫起来。现在她们粗鲁地拉扯那个部位，而她依然沉默，这倒多少有点奇怪。那里的衣服和肌肉隆起如小丘，有小甜瓜那么大小，衣服被汗渍浸得半湿，按上去十分柔软。将衣服解开并非易事。玛达丽娜虽已年迈，手指骨瘦如柴，力气却大得惊人；她猛然一拉，那东西脱离了她的身体，感觉好像整个瘤子都脱落了。

当那个肥大的器官被她戴了手套的手扯掉时，这位老修女大叫了一声。低头去看尸体的时候，她吃惊更甚。原先长着肿瘤的皮肤现在竟然完好如初：没有伤口，没有流血或者流脓，根本就没有流出什么东西。路克丽西娅修女致命的病痛并没有让她的身体受到损害。这当然是个奇迹。要不是狭小的修道室里面充斥着一股恶臭，她们会立即跪下去，赞叹上帝宽宏大量。但事实是，虽然肿瘤已经不见了，恶臭却似乎变得越来越重。所以她们又将注意力转移到肿块本身上来。

肿块已经从尸体上扯下来，落在修女手里，原来是一个膨胀的袋子，像腐烂的器官，流淌黑色的液体，似乎那个好修女的内脏不知

何故跑到肿瘤里面去。玛达丽娜在窒息中发出一声低吟。那个袋子从她手指间溜走，跌落到下面的石头上，摔得粉碎，喷出一些汁水，在地板上流着。如今她们在恶臭中辨认出它的形状：黑色的血块、肠子、脏器，真的是动物的内脏。那位年老的修女虽然已经有多年不在厨房忙活，但她见过很多屠宰后的动物，能分辨出人的内脏跟动物内脏的不同。

看起来尊敬的路克丽西娅修女并非死于肿瘤，而是死于她自己使用的一个盛满猪内脏的猪脬。

此一发现本身已经足够让人吃惊，然而又出现了更加匪夷所思的事情。那是玛利亚看到的：尸体的皮肤上有一道银色的线条，缠绕在肩膀边缘，色彩逐渐变深，伸向锁骨，直到消失在仍穿在她身上的无袖衬衣下面。这次轮到这个年轻的修女主动了，她剪开衬衣，撕出一道裂口，直至尸体完全裸露在床上。

开始她们并不知道看到的是什么东西。裸露的路克丽西娅皮肤白皙，有点像小礼拜堂祭坛旁边摆着的那尊大理石圣母像的肤色。身体老了，小腹和乳房松弛，带着岁月的痕迹，但稍微有点发胖。所以对身体上面的画像来说，她仍保持了很好的身形，足以让人看清它的比例。手绘线条在锁骨处变得密集，画面也变得形象生动起来，只见线条从一条尾巴环绕成蛇身，银绿相间，十分生动，当它从乳房上蜿蜒而过的时候，你可以发誓你能看到蛇身在皮肤下面挪动着。在接近右乳头的地方，它环绕着黑色的乳晕，朝乳房下面滑去，突然穿过小腹。然后，它下降到腹股沟，图案被拉平，以便为画上蛇头做好准备。岁月让她一度茂密的阴毛脱落得稀稀疏疏。所以过去可能隐而不

见的东西，如今就在人们眼前。

在蛇身变成头部的地方，画着的不是蛇头，而是一张柔和圆润的男性脸孔：他头朝后仰，双眼紧闭，似乎正在迷狂中，然而他的舌头有蛇信那么长，从口里伸出来，朝下一直伸到路克丽西娅修女的阴道中去。



Chapter 01

第一部



路克丽西娅修女的自白书

圣维特拉修女院

罗洛修芬纳

1528年8月

-1-

如今回想起来，那年春天父亲将年轻的画家从北方带回家，与其说是出于友善，毋宁说是出于骄傲。其时我们院子的小礼拜堂刚落成不久，父亲寻找合适的画家来绘制祭坛的湿膏彩绘¹已经好几个月。倒不是佛罗伦萨有足够的艺术家，这座城市弥漫着油漆的味道，也不乏画匠签下的契约。街上到处是建筑工地留下的泥潭和陷坑，人们总是提心吊胆，害怕掉进去。每个有点余钱的人都想给艺术创造机会，以赞美上帝和共和国。现在人们所谓的“黄金时代”在当初不过是寻常的时尚而已。但那时我还小，像很多人一样，被这盛况弄得目眩神迷。

建造教堂是赞美上帝的最好方式。上帝就在那为制作彩画而涂满墙壁的石膏之中：各种彩绘栩栩如生地描绘福音书中的故事，供人瞻仰；认真观察的人还能看到某些画外之意。

主耶稣也许在加利利生活和死亡，但佛罗伦萨再现了他的生

1. 一种在墙上绘画的方法，用水将色料的粉末调匀，然后涂抹在墙壁的湿石膏上。原文为fresco，在意大利语中即“新鲜”的意思。

平。在一个布鲁内莱斯基¹式花园走廊的拱顶下方，天使加百列正在向玛利亚传达神谕；城里的墙壁展示着三位贤王²在托斯卡纳乡间游行的画面和基督的神迹；画里的罪犯与病人身着佛罗伦萨的衣装，围观的人群中不乏名流贤达，他们高鼻深目，眼光落在教堂前排的座位上，俯视着他们现实中的生活。

当多米尼哥·季兰达约³为托纳布尼家族⁴完成新圣母中央教堂⁵的湿膏彩绘时，我还不到十岁。我记得这么清楚，是因为妈妈曾经对我说：“你应该记住这时刻，亚历山德拉，这些画将给我们的城市带来无上荣耀。”所有看过这些画的人都认为确实如此。

那时，位于圣十字教堂⁶后街的染缸蒸汽氤氲，给我父亲带来滚滚财源。如今闻到胭脂虫颜料的味道，我仍会想起父亲从作坊回家的样子，他的衣服沾满了这些来自异国的昆虫碎末。1492年——我记得时间，因为洛伦佐·梅第奇⁷在那个春天去世——那画家来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，由于佛罗伦萨人对奢华服装的嗜好，我家已经富裕起来。我家新建的宅邸在城市东边，位于百花圣母堂和守护神堂⁸之

1. 菲利波·布鲁内莱斯基（Filippo Brunelleschi, 1377-1446），佛罗伦萨的建筑家和雕塑家。

2. 根据《圣经》记载，耶稣基督诞生后十二天，即1月6日，有三位来自东方的圣贤向他赠送礼物。如今在拉美一带，1月6日仍是一个重要的宗教节日，称“三王节”。

3. 多米尼哥·季兰达约（Domenico Ghirlandaio, 1449-1494），佛罗伦萨画家。

4. 托纳布尼（Tornabuoni）家族是15世纪时佛罗伦萨的掌权者梅第奇家族的姻亲，聘请季兰达约为其在新圣母堂的家族礼拜堂作画，完成于1486-1490年间。

5. 原文为 Central Chapel of Santa Maria Novella。书中提及的佛罗伦萨教堂均按其意大利语含义翻译，而不做音译，凡属首次出现均注明原文。

6. 原文为 Santa Croce。

7. 梅第奇家族以银行贸易起家，自1434年起实质上控制了佛罗伦萨，稍后势力扩展到整个托斯卡纳大区；直到1737年，该地区大部分时间处于梅第奇家族的掌控下。洛伦佐·梅第奇（1449-1492）是其家族控制佛罗伦萨之后的第四代传人，热爱诗歌和艺术，史称“豪华者洛伦佐”。

8. 守护神堂（the Church of Saint Ambrogio），圣·安布洛乔（Saint Ambrogio, 339-397），曾任米兰大主教，其名字的拉丁文 Ambrosius 即“守护”的意思。

间。房子高四层，有两个内院，一座有围墙的小花园，一楼是父亲谈生意的地方。外墙装饰着我家族的族徽。当生活讲究的妈妈开始控制一些奢侈支出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，全家坐下来被画进福音像——虽然只能挂在自家的小礼拜堂——是迟早的事情。

画家到来那晚于我印象尤深。当时春寒料峭，我和姐姐穿着睡衣，迫不及待地去看马队走进大院子，楼梯的石栏上夜雾迷蒙，以至于我们相互撞了一下。父亲回到家已夜阑人静，但我们十分高兴，不仅是因为他的平安归来，还因为在那些装满货品的驮篮里面，总有专给我们带的衣服。普劳蒂拉满心期待，当时她已经订了亲，满脑子想着她的嫁妆。兄弟们则因为不在家而引起父亲的注意。仰仗家族的声望财富，托马索和卢卡总是白天睡觉，夜间出去鬼混，更像野猫而不是良民。家中的奴隶、喜欢搬弄是非的伊莉拉说，他们的存在使得良家妇女夜里不能上街。然而要是父亲发现他们不在，那么麻烦就来了。

但那晚没有麻烦。因为那一刻让我们都很惊奇。火把在空气中熊熊燃烧，马夫安抚着马匹，它们的喘息在寒冷的空气中化为白气。尘灰满面的父亲下了马，笑态可掬地朝上方的我们招手；然后转过身，望着正从楼梯走下来迎接的妈妈。妈妈的红色天鹅绒睡袍紧紧地裹着胸膛，秀发散披在背后，如一川金色的河流。院子里人声鼎沸，充满火把的光芒和安然归家的喜庆，但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受。一个瘦长的小伙子跨骑在最后一匹马上，他的斗篷被卷起来，像一块缠在身上的布，由于寒冷和旅途疲惫，他在马鞍上摇摇欲坠。

我记得当马夫走近去挽缰绳的时候，他吓了一跳，伸手将其抄回去，似乎是害怕受到袭击；父亲随即走过去安慰他。当时我懂设